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

賈廉訪贋行府牒　商功父陰攝江巡

詩曰

世人結交須黃金　黃金不多交不深
總令然諾暫相許　終是悠悠行路心

這四句乃是唐人之詩說天下多是勢利之交沒有黃金成不得相交這个意思還說得淺不知天下人但是見了黃金連那一向相交人也不顧了不要說相交的總是至親骨肉關着財物面上就換了一條肚腸使了一番見識當面來弄你算計你幾時見為了親眷不要銀子做事的幾曾見眼看親眷富厚不

想來設法要的至于撞着有些不測事體落了患難之中越是平日往來客的頭一塲先是他騙你起了

直隸常州府武進縣有一个富户姓陳名定有一妻一妾妻巢氏妾丁氏妻已中年妾尚少艾陳定平日情分在巢氏面上淡些在丁氏面上濃些却也相安無說巢氏有兄弟巢大郎是一个鬼頭鬼腦的人奉承得姊夫姊姊好陳定托他掌管家事他內外攬權百般欺侵巴不得姊夫有事就好科派用度落來肥家一日巢氏偶然一病大凡人病中性子易得著氣又且其夫有妾一發易生疑忌動不動就歇氣說道

巴不得我死了讓你們自在快樂省做你們眼中釘那陳定男人家心性見大娘子有病在床分外與小老婆肉痳的㧓攏也是有的遂致巢氏不堪日逐嗔惱罵詈也是陳定與丁氏合該悔氣不日恍是好好的讓他是个病人忍耐些个罷了陳定見他聒絮不過回荅他幾句起來巢氏倚了病勢要死要活的顛了一場陳定也沒好氣的也不來管他好歹巢氏自此一發有增無減陳定慌了竭力醫禱無効丁氏也自盡心伏侍争奈病痛犯拙畢竟不起嗚呼哀哉了陳定平時家裏飽煖妻妾享用鄉隣人忌尅他的多

世間無此輩天下治平矣

看想他的也不少今聞他大妻已亡有曉得他病中相爭之事的來挑着巢大郎道聞得令姊之亡起于妻妾相爭你是他兄弟怎不執命告他你若進了狀我隣里人家少不得要執結人命虛實大家有些油水巢大郎是个乖人便道我終日在姊夫家裡走動搠那面皮不轉不若你們聲張出首我在裡頭做好人少不得聽我處法我就好帮襯你們了只是你們要硬着些必是到得官方起發得大錢只說過了處來要對分的隣里人道這个當得兩下寫開合同果然隣里閒令出三四个要有事怕太平的人來走到

陳定家裡喧嚷、說人命奴得不明、必要經官、人不得殮、巢大郎反在裡頭勸解、私下對陳定說、我是親兄弟、沒有說話、怕他外人怎的、陳定謝他道、好舅舅、你退得這些人、我自重謝你、巢大郎即時揚言道、我姊姊自是病死的、有我做兄弟的在此、何勞列位多管、隣里人自有心照、曉得巢大郎是明做好人之言、假意道、你自私受軟口湯、到來吹散我們、我們自有說話處、一鬨而散、陳定心中好不感激巢大郎、怎知他却暗裡串通地方、已自出首武進縣了、武進縣知縣是个貪夫、其時正有个鄉親在這里打抽豐、未得打

府縣官尽處皆作與致道矣

發見這張首狀是關着人命凡曉得陳定名字是个富家要在他身上設處些打發鄉親起身立時准狀僉牌來拿陳定到官不繇分說監在獄中陳定急了忙叫巢大郎到監門口與他計較叫他快尋分上巢大郎正中機謀說道分上固要原首人等也要酒泒些免得他每做對頭纔好脫然無累陳定道但憑舅舅主張要多少時我寫去與小妻教他照數付與舅（若如此說[illegible]）舅巢大郎道這个定不得數我去用看替姊夫省得一分是一分陳定道只要快些完得事就多着些也罷了巢大郎別去就去尋着了這个鄉里與他說倒

損人益從
要害大事

了銀子、要保全陳定無事、陳定面前說了一百兩、取
到了手、實與得鄉里四十兩、鄉里是要緊歸去之人、
挑得籃裡便是、柴一个信送將進去、登時把陳定放
了出來、巢大郎又替他說合地方鄰里、約費了百來
兩銀子、盡皆無說、少不得巢大郎又打些虛帳、又與
衆人私下平分、替他做了好些買賣、當官歸結了、鄉
里得了銀子、當下動身回去、巢大郎貪心不足、想道、
姊夫官事、其權全在于我、要息就息、前日鄉里分上、
不過保得出獄、何須許多銀子、他如今已離了此處、
不怕他了、不免趕至中途、倒他的出來、遂不通陳定、

知道竟連夜趕到丹陽、撞見鄉里正在丹陽爲轎一把扭住、討取前物、鄉里道已是說倒見効過的、爲何又來啇帳、巢大郎道官事問過地方原無詞說、屍親願息、自然無事的、起初無非費得一保、怎值得許多銀子、兩不相服、爭了半日、巢大郎要死要活、又要首官、那个鄉里是个有體面的、忙忙要走路、怎當得如此吞纏、恐怕惹事、忍着氣、拏出來還了他、巢大郎千歡萬喜、轉來了、鄉里受了這場虧、心裡不甘、稍个便信、把此事告訴了武進縣知縣、知縣大怒、出牌重問、連巢大郎也標在牌上、說他私和人命、要拿來出氣、

此等為官者所恆有

巢大郎虛心、曉得是替鄉里報仇、預先走了。只苦的是陳定一同妾丁氏俱拿到官、不容分說、先是一頓狠打、發下監中、出牌吊屍、叫集了地方人等簡驗起來。陳定不知是那裏起的禍、沒處設法、一些手腳。縣是有了成心的、只要從重坐罪。先分付仵作報傷要重、仵作揣摩了意旨、將無作有、多報的是拳毆腳踢致命傷痕。巢氏吃喜蟲甜物面前牙齒落了一个也做了硬物打落之傷。竟把陳定問了鬪毆殺人之律、妾丁氏威逼期親尊長致死之律、各問絞罪。陳定央了幾个分上來說、只是不聽。丁氏到了女監、想

丁氏推出人

道只爲我一身致得丈夫受此大禍不若做我一个不着好歹出了丈夫他算計定了解審察院見了陳定遂把這話說知當官招道不合與大妻厮鬧手起凳子打落門牙即時暈地身死並與丈夫陳定無干察院依口詞駁將下來刑館再問丁氏一口承認丁氏曉得有了此一段說話在案內了丈夫到底脫罪然必須身死問官方肯見信作做實據游移不得亦且丈夫可以速結是夜在監中自縊而死獄中呈報刑館看詳巢氏之死既係丁氏生前招認下手今已畏罪自盡堪以相抵原非死後添情推卸陳定止斷

此即[illegible][illegible]
外來之說

杖贖發落陳定雖然死了愛妾自却得釋放已算大
幸一喜一悲到了家內方才見有人說巢大郎許多
事蹟這件是非全是他起的在裏頭打偏手使用得
了偌多東西還不知足又去知縣鄉里處援短梯故
重復弄出這个事來他又脫身走了枉送了丁氏一
條性命陳定想着丁氏捨身出脫他罪一段好情不
覺越恨巢大郎得緊了只是逃去未回不得見面後
來知縣朝覲去了巢大郎已知陳定官司問結放膽
大了喜氣洋洋轉到家裏只道陳定還未知其奸照
着平日光景前來探望陳定雖不說破甚麽却意思

冷淡了好些、巢大郎也看得出、且喜財物得過儘勾幾時的受用、便姊夫怪了、也不以為意、豈知天理不容、自見了姊夫歸家來、他妻子便瘋狂起來、口說的多是姊姊巢氏的說話、嚷道、好兄弟、我好端端死了、只為你要銀子、致得我粉身碎骨、地下不寧、你快超度我便罷、不然我要來你家作祟、領兩个人去、巢大郎驚得只是認不是、討饒、去請僧道念經設醮安靜得兩日、又換了一个聲口道、我乃陳妾丁氏、大娘病死、與我何干、為你家貪財、致令我死于非命、今須償還我、巢大郎一發懼怕、燒紙拜獻、不敢吝惜、只求無

事怎當得妻妾兩个推班出色遞換來撥不勻幾時把所得之物乾淨弄完寧可賠了些又不好告訴得人妳夫那裡又不作准了懨懨氣色無情無緒得病而死此是貪財害人之報可見財物一事至親也信不得上手就騙害的小子如今說着宋朝時節一件事也爲至親相騙後來報得分明還有好些希奇古怪的事做一回正話

利動人心不論親　巧謀賺取囊中銀
直從江上巡回日　始信陰司有鬼神

却說宋時靖康之亂中原士大夫紛紛避地大多盡

入閩廣之間，有个賈文閣學士賈黯之弟賈謙，以勇爵入官，宣和年間，曾爲諸路廉訪使者。其人貪財無行，詭詐百端，移來嶺南寓居德慶府。其時有个濟南商知縣，乃是商侍郎之孫，也來寄居府中。商知縣夫人已死，止有一小姐，年已及笄，有一妾生二子，多在乳抱，家貲頗多，盡是這妾掌管，小姐也在裡頭照料，且自過得和氣。賈廉訪探知商家甚富，小姐還未適人，遂爲其子賈成之納聘，取了過門。後來商知縣死了，商妾獨自一个管理內外家事，撫養這兩个兒子。商小姐放心不下，每過十來日，即到家裏看一看。兩

亦不知人家而觀其舉動亦難賢愚

个小兒弟、又與商老把家裏遺存黃白東西、在箱匣內的查點一查點、及逐日用度之類、商量計較而行、習以爲常、一日商老在家、忽見有一个承局打扮的人來到堂前、口裏道、本府中要排天中節、是合府富家大戶、金銀器皿、綃段綾羅、盡數關借一用、事畢一一付還、如有隱匿不肯者、即拿家屬問罪、財物入官、有一張牒文在此、商老頗認得字義、見了府牒、不敢不信、却是自家沒有主意、不知該應怎的、回言道、我家沒有男子、正人哥兒們、又小、不敢自做主、還要去賈廉訪宅上問問、我家小姐與姐夫賈衙內纔好行

止承局打扮的道要商量快去商量府中限緊我過要到別處去催齊回話的不可有誤商彥見說即差一个當直的到賈家去問須臾來回言道小人到賈家入門即撞見廉訪相公問小人來意小人說要見姐姐與衙內廉訪相公道見他怎的小人把這里的事說了一遍廉訪相公道府間來借怎好不與你只如此回你家二娘子就是小官人與娘子處我替他說知罷了小人見廉訪是這樣說小人就回來了因恐怕家裡官府人催促不去見衙內與姐姐商彥見說是廉訪相公敎借與他必是不妨遂照着牒文所

開、且是不少、終久是女奴家兒識看事不透不曾甚
歹、多搬出來、盡情交與這承局打扮的道、只望排道
節、就發來還了、自當奉謝承局打扮的道、那不消說
官府門中、豈肯少着人家的東西、但請放心、把這張
牒文留下、若有差池、可將此做執照、當官稟領得出
當下商妾接了牒文、自去藏好、這承局打扮的、拿着
若干東西、欣然去了、隔了幾日、商小姐在賈家來到
自家屋裏、走到房中、與商妾相見了、寒溫了一會、照
着平時、翻翻箱籠看、只見多是空箱、金銀器皿之類
一些也不見、到有一張花邊欄紙票在內、拿上來一

看却是一張公牒喫了一驚問商妾道這却爲何商妾道幾日前有一个承局打扮的拏了這張牒文說府裏要排天中節各家關借東西去鋪設當日奴家心中疑惑却教人來問姐姐姐夫問的人回來說撞遇老相公說起道是該借的奴家依言借與他去這幾日望他拿來還我竟不見來正要來與姐姐姐夫商量了往府裏討去可是中麽商小姐面如土色想道有些蹺蹊不覺眼淚落下來道借多東西多是我爹爹手澤故是被那个拐的去了怎的好我且回家與賈郎計較查个着實去當下亟望賈家來見了丈

夫子自道也

夫賈成之、把此事說了一遍、賈成之道這个姨姨也好笑這樣事、何不來問我們、竟自支分了去、商小姐道姨姨說來曾叫人到我家來問遇着我家相公問知其事、說是該借與他、問的人就不來見你我竟自去回了姨姨、故此借與他去的、賈成之道不信有這等我問爹爹則个、賈成之進去問父親廉訪道、商家借東西與府中、說是來問爹爹、爹爹分付借他、有此話麽、廉訪道、果然府中來借怎好不借、只怕被別人狐假虎威、詐的去、這个卻怪不得他、賈成之道、這等索向府中當官去告、必有下落、遂與商妾取了那

紙府牒、在德慶府庭裏下了、狀子府裏太守見說其事也自喫驚取這紙公牒去看明知是假造的只不知奸人是那个、當下出了一紙文書、給與緝捕使臣、命商家出伍十貫當官賞錢、要緝捕那作不是的訪了多時並無一些影響、商家喫這一閃差不多失了萬金東西、家事自此消乏了、商妻與商小姐但一說着、便相對痛哭不住、買成之見丈人家裡零替如此、又且妻子時常悲哀、心裏甚是憐惜、認做自家身上事到處出力、不在話下、誰知這賺去東西的不是別人、

正是

遠不遠千里、 近只在眼前、

看官你道賺去商家物事的、却是那个真个是人心難測海水難量、元來就是賈廉訪這老兒曉得商家有貲財、又是孤兒寡婦可以欺騙其家金銀什物、多曾經媳婦商小姐盤驗、兒子賈成之透明知道、因商小姐帶回數目一本、賈成之有時拿出來看、誇說妻家富饒、被廉訪留心、接過手去、逐項記着賈成之一時無心、難道有甚麼猜忌、老子不成豈知利動人心、廉訪就生出一个計較、假着府裏關文、着人到商家設騙、商家見所借之物、多是家中有的、不好推掉、又

亦信不過寫之于者

兼差當值的來就問着這个日裏鬼怎不信了此時
商家決不疑心到親家身上就是賈成之夫妻二人
也只說是甚麼神棍弄了去神仙也不詎是自家老
子所以借多時緝捕人那里訪査得出說話的依你
說而今為何知道了看官聽說天下事欲人不知除
非莫為廉訪拐了這主横財到手有些毛病出來俗
語道偷得爺錢没使處心心念念要拿出來兌換錢
鈔使用爭奈多是見成器皿若拿出來怕人認得只
得把幾件來鎔化又不好托得人便燒熾了炭親自
坩銷銷開了却没處傾成錠子他心生了一計將毛

竹截了一段小管將所銷之銀傾將下去却成一个圓餅、將到鋪中兌換錢鈔、鋪中看見廉訪家裡近日使的、多是這竹節銀、再無第二樣便有些疑心了將出來、那圓處也還看得出、心裏疑惑、問那家人道、宅上銀兩爲何却一色用竹筒鑄的、是怎麽說家人道是我家廉訪手自坯銷、再不托人的不知爲着甚麽緣故、三三兩兩、傳將開去、道賈家用竹筒傾銀用。煞是古怪就有人猜到商家失物這件事上去、却是他兩家兒女至親、誰來執證、不過這些人費得些口舌、有的道、他們只當一家、那有此事、有的道、官宦人家、

怕不會與銀匠傾銷物件却自家動手必是碍人眼目的出不得手所以如此況且平日不曾見他這等的必然蹊蹺也只是如此疑猜沒人盤詰說得是不是至于商家這疑心也不當人子只好含辛忍苦自已懊悔怨悵沒个處法緝捕使臣等聽得這話傳在耳朶裡也只好笑笑誰敢向他家道个不字這件事只索付之東流了只可笑賈廉訪堂堂官長却做那賊的一般的事曾記得無名子有詩云

解賊一金并一鼓　迎官兩鼓一聲鑼

金鼓看來都一樣　官人與賊不爭多

又剿賊鄭廣受了招安得了官位曾因官員每做詩
他也口吟一首云、

鄭廣有詩獻衆官、　衆官與廣一般般
衆官做官却做賊　鄭廣做賊却做官

今日賈廉訪所為正似此二詩所言、官人與賊不爭
多做官却做賊了、却又施在至親面上、欺孤騙寡尤
為可恨、若如此留得東西與子孫受用、便是天沒眼
睛、看官不要性急、且看後來報應果然光陰似箭日
月如梭轉眼二十年、賈廉訪巳經身故、賈成之得了
出身、現做嶺西永寧橫州通判其時商妾長于幼年

不肖第三个兒子、與名商懋表字功父、照通族排來
行在第六十五同母親不住德慶還在臨賀地方、與
橫州不甚相遠、那商功父生性剛直、頗有幹才做事
慷慨、又熱心、又和氣、貫成之本意憐着妻家後來略
聞得廉訪欺心賺騙之事、越加心裡不安、見了小舅
子、十分親熱、商小姐見兄弟小時母子伶仃、而今長
大知事、也自喜歡他、所以成之在橫州衙內、但是小
舅子來干欲、萬喜上百兩送他、姐姐又還有私贈、至
于與人通關節得錢的在外、來一次一次、如此功父
本着孫母過日、靠着賈家姐姐、姐夫恁地扶持、漸漸

家事豐裕起來、在臨賀置有田産莊宅、廣有生息、又娶富人之女爲妻、規模日大一日、不似舊時母子旅邸荒凉景況、過了幾時、賈成之死在官上、商小姐急差人到臨賀地方、接功父商量後事、消凡停當過要扶柩回葬、商功父擬姐姐道、總是德慶也不過客居、原非本籍、我今在臨賀已立了家業、姐姐只該同到臨賀、尋塊好地葬了姐夫、就在臨賀住下、相傍做人家也好、時常照管、豈非兩便、小姐道、我是女人家又是孑身孀居、巴不得依傍着親眷、但得安居便是住足之地、那德慶也不是我家鄉、還去做甚、只憑着

兄弟主張、就在臨賀全住了、周全得你姐夫入了土大事便定、吾心安矣、元來商小姐無出、有媵婢生得兩个兒子、絕是幼小、全杖着商功父提撥行動、當時計議已定、即便收拾家私、一逕望臨賀進發、少時來到商功父就在自巳住宅邊、尋个房舍、安頓了姐姐、與兩个小外甥、從此兩家相依、功父母親與商小姐、兩人朝夕爲伴、不是我到你家、便是你到我家、彼此無間、商小姐中年寡居、心貪安逸、又見兄弟能事、是件件到停當、遂把內外大小之事、多托與他執料、錢財出入、悉憑其手、再不問起數目、又托他與買成之

尋陰地造墳安葬所費甚多商功父賦性慷慨將着賈家之物作爲已財一律揮霍雖有兩个外甥不是姐姐親生亦且乳臭未除誰人來稽查得他商功父正氣的人不是要存私却也只趣着興頭自做自主像心像意那里還分別是你的我的久假不歸連功父也忘其所以賈廉訪昔年設心拐去的東西到此仍舊還與商家用度了這是羨裡來的飯裡去天理報復之常可惜賈廉訪眼裡不看得見一日商功父害了傷寒症候身子熱極忽覺此身飄浮直出帳頂又升屋角漸漸下來恣行曠野茫茫恰像海畔一般

並無一个伴侶正散蕩間忽見一个公吏打扮的走來相見巳畢問了姓名公吏道郎君數未該到此今有一件公事郎君合當來看一看請到府中走走前功父不知甚麽地方跟着這公吏便走走到一个官府門前見一个囚犯頭戴黑帽頸荷鐵枷絣在西邊兩扇門外仔細看這門是个獄門但見

陰風慘慘殺氣霏霏只聞鬼哭神號不見天清日朗獰獰隸卒掀肩立蓬垢囚徒側目覷憑教鉄漢銷魂任是狂夫失色

前功父定睛看時只見這囚犯絣處左右各有一个

極

人、執着大扇相對而立、把大扇一揮、這枷的囚犯叫一聲阿呀、登時血肉糜爛、淋淋漓漓、地連囚犯也不見止剩得一个空枷、少歇須臾、依然如舊、功父看得渾身打顫、呆呆呆立着、那个囚犯忽然張目大呼道、商六十五哥認得我否、功父倉卒間不曾細認、一時未得荅應、囚犯道我乃賈廉訪也、生前做得虧心事頗多、今要一一結證、諸事還一時了不來得、你到此、且與我了結一件、我昔年取你家財、陽世間償還、已差不多了、陰間未曾結絕得多一件、多受一樣苦、今日煩勞你寫一供狀、認是還足、我先脫此風扇之苦、說罷、

瞞心事做在世上了後果也難免至于許之面

兩人又是一扇仍如起初很藉一番功父好生不忍、因聽他適間之言想起家裏事體來道平時曾見母親說何年間被人賺去家貲萬兩不知是誰後來有人傳說是賈廉訪因為親眷家不信有這事而今聽他說起來這事果然是真了所以受此果報看他這般苦楚吾心何安況且我家受姐夫許多好處而今他家事見在我掌握之中元來是前緣合當如此我也該遮个結狀解他這一樁公案了就對囚犯說道我願供結狀因犯就求傍邊兩人取紙筆遞與功父兩人見說肯寫結狀便停了扇不扇功父看那張

報應其常此段事情却幻

紙時原已寫得有字、囚犯道只消舅舅押个字、就是了、功父依言、提起筆來、寫个花押、遞與囚犯、兩人就伸手來、在囚犯處接了、便喝道快進去、囚犯對着功父大哭道、今與舅舅別了、不知幾時得脫、好苦好苦、一頭哭、一頭被兩个執扇的人、趕入獄門、功父見他去了、嘆息了一回、信步走出府門外來、只見起初同來這个公吏、手執一符、引着卒徒數百多、像衙門執事人役、也有掮旗的、也有打傘的、前來聲喏、恰似接新官一般、功父心疑、那公吏上前行起禮來、跪着稟白道、泰山府君道、郎君剛正好義、既抵陰府、不宜空

四可暫充賀江地方巡按使者天符已下就請起程功父身不自繇未及回荅吏卒前導已行至江上空中所到之處神祇恭謁但見

華蓋山　目巖山　白雲山　桀山　歌山
泰山　蒙山　獨山　許多山神
昭潭洞　平樂溪　考槃澗　龍門灘　感應泉
灕江　富江　荔江　許多水神

參來以次相見待功父以上司之體各執文簿呈遞公吏就請功父一一查勘查有境中某家肯行好事積有年數神不開報以致久受困窮某家慣作歹事

世間如此案情多年安得起江使者一一質之

惡貫已盈神不開報以致尚享福澤其宗外假虛名存心不善錯認做好人冒受好報某家實跡蒙騣昧心地光明錯認做歹人久行廢弃以致山中虎狠食人川中波濤溺人有冥數不該不行分別誤傷性命的多一一詰責據案部判隨人善惡細微各彰報應諸神奉戒不謹各量申罰諸神喏喏連聲盡服公平遍運到封州大江口公吏禀白道公事已完現有福神來迎明公可回駕了就空中還至賀州到了家裡原從屋上飛下走入牀中一身冷汗颯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汗出不止病已好了功夫伸一伸腰抖一抖

眼、叫聲奇怪走下牀來、只見母妻兩人、正把玄天上帝画像挂在牀邊焚香禱請、元來功父身子眠在床上、惛惛不知人事、叫問不應飲食不進、不死不活已經七晝夜了、母妻見功父走將起來、大家歡喜道、全仗聖帝爺爺保佑之力、功父方纔省得公吏所言福神來迎、正是家間奉事聖帝之應、功父對母妻把陰間所見之事、一一說來、母親道、向來人多傳說道是這老兒拐去我家東西、因是親家、決不敢疑心、今日方知是真、却受這樣惡報、可見做人在財物上、不可欺心如此、正　嗟嘆間、商小姐好到來問兄弟的病信、

妙在商家不能不俱而冥中原自灼然所以可畏

見說走起來了、不勝歡喜、商功父見了姐姐、也說了陰間所見、商小姐見說公公如此受苦、心中感動、商議要設建一个醮壇、替亷訪解釋罪業、功父道、正該如此、神明之事、灼然可畏、我今日親經過的、斷無虛妄、依了姐姐說、擇一个日子、總是做賈家錢鈔不着、建啟一塲黃籙大醮、超拔商賈兩家亡過諸魂、做了七晝夜道塲、功父夢見亷訪來謝道、多蒙舅舅道力超拔、兩家亡魂、俱得好處托生、某也得脫苦獄、隨緣受生去了、功父看去、亷訪衣冠如常、不是前日蓬首垢面囚犯形容、覺來與合家說着、商小姐道、我夜來

夢見廉訪相公說話也如此，可知報應是實，功父自此力行善事，敬信神佛，後來年至八十餘，復見前日公吏執着一紙文書，前來請功父交代，仍舊卒徒數百人，簇擁來迎，一如前日夢裡江上所見光景，功父沐浴衣冠，無疾而終，自然入冥路為神道矣

周親忍去騙孤孀　到此良心已盡亡
善惡到頭如不報　空中每欲借巡江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終

許察院感夢擒僧　王氏子因風獲盜

詩云

獄本易冤　況於為盜
若非神明　鮮不顛倒

話說天地間事只有獄情最難測度問刑官憑着自巳的意思認是這等了坐在上面只是敲打自古道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任是什麽事情只是招了見得說道重大之獄三推六問大略多守着現成的案能有幾個伸寃理枉的至於盜賊之事尤易寃人一

猜是那个人了、便覺語言行動件件可疑、越辨越像、除非天理昭彰、顯應出來、或可明白、若只靠着鞫問、一節、儘有屈殺了、再無洗處、以此記得宋朝隆興元年、鎮江軍將吳超守楚州、繼勝在東海、與虜人相抗、因缺軍中賞賜財物、遣統領官盛彥來取、別將袁忠押了一擔金帛從海州來、到鬱林相遇、見船中白物堆積、笑道、財不可露、們不濟用、恐惹起人眼目如此、袁忠道、官物甚人敢輕覷、盛彥笑道、吾今夜當令壯士、來取了去、看你怎地、袁忠也笑道、有膽來取、任從取去、大家一笑而別、是夜果行強盜二十餘人、躍

上了水將袁將綑縛掠取船中銀四百錠去了、次日
袁將到帥府中哭告吳帥、說昨夜被統領官盛彥劫
去銀四百錠、且被綁縛、伏乞追還究治、吳帥道、怎見
得是盛彥劫去、袁將道、前日袁忠船自丹陽來到、盛
統領即來相拜、一見銀兩、便已動心、口說道今夜當
遣壯士上來取去、袁忠還道他是戲言、不想至夜果然
上船劫掠了四百錠去、不是他是誰、吳帥聽罷大怒
道、有這樣大膽的、即着四个捕盜人、將盛彥及隨行
親較盡數拿來、軍令嚴肅、誰敢有違、須臾一干人衆
拿入轅門、到了庭下、盛統領請問得罪緣繇、吳帥道、

袁忠告你帶領兵較搶了他船上銀四百錠、還說無罪、盛彥道、那有此事、小人雖然卑微、也是个職官、豈不曉得法度、幹這樣犯法的事、袁忠跪下來訴道、你日間如此說了、晚間就失了盜、還推得那里去、盛彥道、日間見你財物太露、故此戲言、豈有當真做起來的、吳帥道、這樣事、豈可戲得、自然有了這意思、方纔說那話、盛彥慌了道、若小人要搶他的、豈肯先自洩機、吳帥怒道、正是你心動火了、口裡不覺自露、如此大事、料你不肯自招、喝教用起刑來、盛彥殺豬也似叫喊冤屈、吳帥那里肯聽、只是嚴加拷掠、備極慘酷、

一說上修書道不合見銀動念、帶領親兵
三二丈當日把隨來親較、逐个加刑起來、其間有認
了的、有不認的、那不認的、落得多受了好些刑法、有
甚用處、不繇你不胡虛捉、一繇画了招伏、及至追究
原贓、一些無有、搜索行囊、已遁別無踪跡、又把來加
上刑法、盛統領沒奈何、信口妄言道、即時有个親眷
到湖湘、已盡數付他販魚米去了、尖帥寫了口詞軍
法所係、等不得贓到成獄、三日內便要押赴市曹、先
行梟首示衆、盛統領不合一時取笑、到了這个地位、
正是

渾身是口不能言、遍體排牙說不得

且說鎭江市上有一个破落戶姓王名林、林素性無賴、專一在揚子江中做些不用本錢的勾當、有妻治容、年少當壚沽酒、私下順便結識幾个倬俏的走動走動、這一日王林出去了、正與鄰居一个少年在房中調情摟着、要幹那話、怎當得七歲的一个兒子在房中頑耍、不肯出去、王妻罵道小業種還不走了出去、那兒子頑到興頭上、那里肯走、年紀雖小、也到曉得些光景、便苦毒道你們自要入𣩤、干我甚事、只管來碍着我、王妻見說着病痛、自覺沒趣、起來趕去、一頓

[illegible]將出去、小孩子被打得疼了、捧着頭、號天號
[illegible]哭、口裡千入屌萬入屌的喊、惱得王妻性起、且
丟着漢子、抓了一條麵杖、趕來打他小孩子一頭、喊
一兩迴、急急奔出街心、已被他頭上撈了一下、小孩
子護着痛、口裡嚷道、你實曉得甚麼好事、到來打我、
好端端的說頭搭問了、偷別人家許多銀子、放在裏、
頭、遮好了、不要討我說出來、嗚哩嗚喇的正在嚷處、
王妻見說出海底眼、急走出街心、拉了進去、早有做
公的聽見這話、走去告訴與夥伴道、小孩子這句話、
造不出來的、必有緣故、目今袁將官失了銀四百錠、

寬着攄統領捌了、早晚處決不見賍物、這个王林、乃是慣家、莫不有些來歷麽、我們且去探聽个消息、約了五六个夥伴、到王林店中來買酒喫、喫得半闌、大叫道、店主人有魚肉回些、我們下酒、王妻應道、我店裡只是腐酒、没有葷菜、做公的道、又不白喫了你們的、爲何不肯、王妻道、家裡不曾有得變不出來、誰說白喫、一个做公的便倚着酒意要來尋非、走起來道、不信没有、待我去搜看、望着內裡便走、一个趕來相勸、已被他搶入歷房中、故意將鍋上一撞、撞下一塊塼來、跌得粉碎、王妻便發話道、誰人家没个內外、怎

了並沒些清頭、趕到人家厨房中竈砖多打碎了、
做公的圍嗔、作說道、店家娘子、不必發怒、竈砖小事、
我收拾好還你、便把手去撥那碎處、王妻慌忙將手
來遮掩道、不妨事、待我們自家脩能、做公的看見光
景有些蹺蹊、不繇分說、索性用力一推、把竈角多推
塌了、裡面露出白晃晃大錠銀子一堆來、喝哨一聲
道、在這里了、衆人一齊起身、搶進來看見、先把王妻
拴起、正要跟究王林、只見一个人擴將進來道、誰在
我家囉唣、衆人看去、認得是王林、喝道、拿住拿住、王
林見不是頭、轉身要走、衆做公的如鷹拿燕雀、將索

來綁縛了、一齊動手、索性把寔頭扒開、取出銀子數一數看、四百錠多在、不曾動了一些、連人連贓、一起解到帥府。吳帥取問口詞、王林招認打劫袁將官船上銀兩是實、推究黨與、就拿下日逐跟了伴來的隣近一夥惡少年、共有二十餘人、齊地捕來、不曾脫了一个、招情相同、即以軍法從事、[illegible]梟首、妻子官賣、方纔曉得前日屈了盛統領并一干親較、放了出獄、若不是這日王林敗露、到斷一脫、盛統領并親校的頭、多不在頭上了、可見天下的事再不可因疑心妄坐着人的、而今也為一樁失盜的事、疑着兩个人、後

來仙清宮辨白出來有好些委曲之處待小子試說一遍、

訟獄從來假　翻令夢寐真
莫將幽暗事　寬却眼前人

話說　國朝正德年間、陝西有兄弟二人、一个名喚王爵、一个名喚王祿、祖是个貢途知縣、致仕在家、父是个鹽商、與母俱存堂、王爵生有一子、名一皐、王祿生有一子、名一夔、爵祿兩人、幼年俱讀書爵進學爲生員、祿廢業不成、却精于商賈、撑算之事、其父就帶他去山東相幇種鹽、見他能事、後來其父不令出去了

轉銀一千兩托他自往山東做鹽商去、隨行兩个家人、一个叫做王恩、一个叫做王惠、多是經歷風霜慣走江湖的人、王祿到了山東、主僕三个眼明手快、算計過人、撞着時運又順利、做去就是便宜的、得利甚多、自古道飽煖思淫欲、王祿手頭饒裕、又見財物易得、便思量淫蕩起來、接着兩个表子、一个喚做天天、一个喚做蓁蓁、闘宿情濃、索性兌出銀子來包了他身体、又與家人王恩王惠各娶了一个小老婆、多揀那少年美貌的、名雖爲家人媳婦、伏侍天天蓁蓁、其實王祿輪轉歇宿、又是王恩王惠到手的時節甚少、

前四个弄做一床大家搽戲彼此無忌日夜歡歌酒色無度不及二年遂成勞怯一絲兩氣看看至於王祿自知不濟事了打發王恩寄書家去與父兒叫兒子王一夔同了王恩到山東來交付帳目王爵看其中還得銀子甚多心裡動了火算計道經兒年紀幼小便大也未必停當況目病勢不好萬一等不得却不散失了銀兩急要先趕將去却交兒子帶阜相伴一夔同走遂分付王恩道你慢慢與兩位承官人收拾了同後來待我星夜先自前去見二官人則箇只因此去有分交白面書生遠作離鄉之鬼

緇衣佛子翻為入獄之囚正是

福無雙至猶難信　禍不單行果足真
不為弟兄多濫色　怎教雙喪異鄉身

王爵不則一月到了山東尋着兄弟王祿看見病雖沈重還未曾喪元來這些色病固然到底不救却又一時不死最有淸頭的幸得見弟兩个還及相見王祿見了哥哥也下淚來王爵見了兄弟病勢已到十分淚汪汪道怎便狼狽至此王祿道小弟不幸病重不起忍着死專等親人見面今得見了弟死不恨了王爵道賢弟在外日久營利甚多皆是賢弟辛苦得

不私此子 亦[illegible]之 然不[illegible]之 然其子反 家利與耳

歹、人[illegible][illegible]病危急、萬一不好有甚遺言囑咐父母、王蘇說、小弟遠遊、父母兄長跟前有失孝悌、專爲著幾分微利、以致如此、間兒說我辛苦、只這句話、雖勞不然了、今有原銀一千兩、奉還父母、以代我終身之養、其餘利銀三千餘兩、可與我兒一半、姪兒一半、一半、兩分分了、寺僧吾兒到此、銀既有托、我雖死亦瞑目、地下矣、分付已畢、王爵臨卧、家人王惠、將銀子查點已過、王爵多說了幾句話、漸漸有聲無氣、挨到黃昏、只有出的氣、没有入的氣、嗚呼哀哉、伏惟尚饗、王爵與王惠哭做了一閙、四个婦人、也陪出了些哀而

說得悽分 慘着成行 他日後只 讖談

不傷的眼淚王爵着王惠去買了一副好棺木盛貯了下棺之時王爵推說日辰有犯叫王惠監視着四个婦女做一房鎖着一个人也不許來看殯殮好了方放出來隨去喚那夭夭裊裊的鴇兒到來寫个領子領了回去還有這兩个女人也叫元媒人領還了奴家也不曾眼面前的王惠有些不捨得身背後的王恩不曾捆別得只要設法輕掇了便當走路當下一面與王惠收拾打疊起來將銀五百兩裝在一个大匣之内將一百多兩零碎銀子金首飾上一副放在隨身行囊中一路使用王惠疑心問道三官人許遠

不知如何只有得這些王爵道恐怕路上不好走多的我自有妙法藏過到家便有所以只剩得這些在外邊王忠道大官人既有妙法何不連這五百兩也藏過路上藩經勾用罷了王爵道一个大客商屍棺用去斷送幾百兩銀子也没有的別人疑心起來反要搜根剔齒便不妙了不如放此一匣在行李中也（[illegible]）勾看得沉重別人便再不疑心還有什麼了王惠道大官人見得極是計較已定去僱起一輛車來車戶喚名李旺車上載着箱朩滿貯着行李自已與王惠短搭着牲口騎了相傍而行一路西來到了曹州東

關飯店內歇下、車子也推來安頓在店內空處了、車戶李旺、行了多日、習見匣子沉重、曉得是銀子在內、起个半夜、竟將這一匣抱著趁人睡熟時、離了店內、連車子撇下、逃了出去、比及天明、客迎喚李旺來推車、早已不知所向、急簡點行李物件、止不見了匣子一個、王爵對店家道、這个匣子、裝着銀子五百兩在裡頭、你也脫不得干係、店家道、若是小店內失所了、應該小店査還、今却是車戶走了、車戶是客人前途顧的、小店有何干涉、王爵見他說得有理、便道、就與你無干、也是在你店內失去、你須指引我們尋他

路上店家道客人這車戶那里僱的王惠道是省下僱來的非地里回頭車子店家道這等他不往東去還只在西去的路上況且身有重物行走不便作速追去還可擒獲只是得个官差同去追獲之時方無疎失王爵道這个不打緊我穿了衣巾與你同去禀告州官差个快手便是店家道原來是一位相公一發不難了問問州官却也是个陝西人王爵道是我同鄉更妙王爵寫个帖子人寫着一紙失狀州官見是同鄉分外用情即差快手李彪隨着王爵跟捕賊人必要擒獲方准銷牌王爵就央店家另僱了車夫

推了車子、別了店家、同公差三个人、一起走路、到了開河集上、王爵道、我們帶了累堆物事、如何尋訪、不若尋一大店、安下了、住定了身子、然後分頭緝探消息、方好、李彪道、相公極說得有理、我們也不是一日訪得着的、訪不着、相公也去不成、此間有个張善店極大、且把喪車停在裡頭、相公住起兩日、我們四下尋訪、訪得些影響、我們回覆相公、方有些起倒、王爵道、我正是這个意思、叫王惠分付車夫、竟把車子推入張善店內、店主人出來接了、李彪分付道、這位相公是州裡爺的鄉里、護喪回去、有些公幹、要在此地

[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日你們店裏揀潔淨好房、收拾兩間我們
投宿、須要小心承直、店主張善見李彪是个公差、不
敢怠慢、即言道、小店在這集上算是寬廠的、相公們
安心住幾日、就是一面擺出常例的酒飯來、王爵自
居上房、另與王惠與李彪同喫、喫過了、李彪道日色
還早、小人去與集上一班做公的弟兄約會一聲、大
家留心一訪、王爵道正該如此、訪得着了、重重相謝、
李彪道當得効勞、說罷自去了、王爵心中悶悶不樂、
問店主人道、我要到街上閒步一囬、没个做伴你尋
我同走走、張善道、使得、王爵留着王惠、看寄行李囊

臥自巳同了張善走出街上來、在閙熱市裏擠了一番、王爵道、可引我到幽靜處走走、張善道、來來、有一个幽靜好去處在那里、王爵隨了張善、在野地裡穿將去、走到一个所在、乃是个尼庵、張善道、這里甚幽靜、裏邊有好尼姑、我們進去討杯茶兒喫喫、張善在前、王爵在後、走入巷裡、只見一个尼僧在裏面聽得出來、王爵一見、驚道、世間有這般標致的、怎見得那尼僧標致、

尖尖鬢角、好用月新描光頭、窄窄緇袍、俏身軀雅裁稱體、櫻桃樊素口、芬芳吐氣只看經楊柳小蠻

原女媧遣人旋唱喏。似是摩登女來生世。那伯[illegible]
阿難不動心、

王爵看見尼姑、驚得蕩了三魂、飛了七魄、固然尼姑生得大有顏色、亦是客邊人、易得動火、尼姑見有客來、趨蹌迎進、拜茶、王爵當面相對、一似雪獅子向火、酥了半邊、看殺了、坐間未免將幾句風話撩他、那尼姑也是久慣廝識的、公然不拒、王爵曉得可動、密懷有意、一盞茶罷、作別起身、同張善回到店中、來[illegible]地取銀一錠、藏在袖中、叫王惠道、我在此悶[illegible]出外去尋个樂地、適纔觀問不回來、他不可知[illegible]

問時只推不知你伴着公差好生看守行宗王惠道小人曉得官人自便王爵撇了店家用身重到那个菴中來尼姑出來見了道相公方纔別得去爲何又來王爵道心裡捨不得師父美貌再來相親一會尼姑道好說王爵道敢問師父法號尼姑道小尼賤名真靜王爵笑道只怕樹欲靜而風不寧使動動也不妨尼姑道相公休得取笑王爵道不是取笑小生客途得遇芳容三生有幸若便是這樣去了想也教人想殺了小生實所煩難敢具白金一錠在此要賃一間閒房住幾晚就領師父清誨未知可否尼姑道閣

了有只是晚間不便、如何、王爵笑道、晚間賓主相伴極是便的。尼姑也笑道、好一个老臉皮的客人、元來那尼姑是个經彈的班鳩、若貫在行的、況見了白晃晃一錠銀子、心下先自要了、便伸手來接着銀子道、相公果然不嫌此間窄陋、便住兩日去、王爵道、方纔說要主人晚間相陪的、尼姑微笑道、夯貨誰說道叫你獨宿、王爵大喜、彼此心照、是夜就與真靜一處宿了、你貪我愛、顛鸞倒鳳、恣行淫樂、不在話下、睡到次日天明、來到店中、看看打發老人李彪出去探聽、仍留王惠在店、傍晚又到真靜處去了、兩下情濃、約

美人且留恋酣情而欲公差上緊訪賊乎

扯不開、王惠與李彪見他出去外邊歇宿、只說是在花柳人家、也不查他根脚、店主人張善、一發不干他巳事、只曉得他不在店裏宿罷了、如此多日、李彪日日出去、晚晚回店、並没有些消息、李彪對王爵道、眼見得開河集上地方、没影踪、我明日到濟寧密訪去、王爵道、這个却好、就秤些銀子與他做盤纏、打發他去了、又轉一个念頭道、緝訪了這幾時、並無下落、從來說做公人的捉賊放賊、敢是有弊在裡頭、隨叫王惠可趕上去同他一路走、他便没做手脚處王惠領命也去了、王爵剩得一个在店、思量道、行李是要看

寺的、今晚須得住在店裡、月間先走去與尼姑說了、今夜不來的緣故、真靜戀戀不捨、王爵只得硬了肚腸、別了到店裡來、店家送些夜飯喫了、收拾歇宿、店家併疊了家伙、關好了店門、大家睡去、二更之後、店主張善聽得屋上瓦響、他是个做經紀的人、常是提心吊膽的、睡也睡得惺憁、口不做聲、嘿嘿靜聽、須臾之間、似有个人在屋簷上跳下來的聲響、張善急披了衣服、跳將起來、口裏一面喊道、前面有甚麼搉動、大家起來、有賊、張善等不得做工的起身、慌忙走出外邊、幾步來到時、只聽得劈㩧之聲、店門已開了、張

善曉得着了賊自已一个人不敢追出來心下想道且去問問王家房裡看那王爵這間的住房門也開了、張善連聲叫王相公王相公不好了不好了、快起來點行李不見有人應、只見店外邊一个人氣急吧哮的走將進來道這些時怎生不開店門還在這里做甚麼、張善擡頭看時却是悵下李愰、張善道適間響動想是有賊故來尋問王相公你到濟寧去了、爲何轉來李愰道我將下了臨清船刀在床鋪裏了故連忙趕回拿失既是響動莫不失所了甚麼張善道、正要去問王相公李愰道大家去叫他起來走到王

兩下互疑俱有影似此成折獄之難也

渾家忙叫聲不應，點火來看，一齊喊一聲道：「不好了！元來王爵已被殺死在床上了。」李彪呆了，道：「這分明是你店裏的緣故了。見我每二人多不在，他是秀才家孤身，你就算計他了。」張善也變了臉，道：「我每睡夢裏聽得響聲，纔起來尋問，不見別人，只見你一个。你說到濟寧去，為何還在這殺人？事不是你，倒說是我。」李彪氣得眼睜，道：「我自掉了刀，轉來尋的。只見你夜晚了還不關門，故此問你。豈知你先把人殺了。」張善也戰抖抖的怒道：「你有刀的，怕不會殺了人，反來賴我。」李彪道：「我的刀須還在床上，不曾拿得在手裏，隨

走去床頭取了出來燈下與張善看道你們多來看看、這可是方纔殺人的血跡也有一點半點兒李彪是公差人、能說能話、張善那里說得他過、裏道我只爲提賊、走起來不見別賊、只撞着的是你、一同叫到房裏、纔見王秀才殺死、怎賴得我兩个人、彼此相疑、大家混爭、驚起地方隣里人等、多來問故、兩个你說一遍、我說一遍、地方見是殺人公事、道不必相爭、兩下多走不脫、到了天明、一同見官去、把兩个人拴起了、收在舖裡、一霎時天明、地方人等一齊解到州裡來、知州升堂、地方帶將過去、禀說是人命重情、州官

問其經過地方人說客店內晚間殺死了一个客人、這兩个人互相疑推、多帶來聽爺究問、李彪道小人就是爺前日差出去同王秀才緝賊的公差、因停住在閘河張善店內緝訪無踪、小人昨日同王秀才家人王惠、前往濟寧廣緝單留得王秀才在下處店家看見單身貧他行李把來殺了、張善道小人是个店家、歇下王秀才在店幾日了、只因訪賊無踪、還未起身、昨日打發公差與家人到濟寧去了、獨留在店、小人晚間聽得有人開門響、這是小人店裏的干係、起來尋問、只見公差重復回店、說是尋刀、當看王秀才

豈有謀殺客人而不閉店門者如此可知非店主

時已被殺了、知州問李彪道、你既去了、為何轉來得知店家殺了王秀才。李彪道、小人也不知、小人路上記起失帶了腰刀、與同行卜忠說知、叫他前途等候、自己轉來尋的、到得店中、已自更深、只見店門不關、店主張善正在店裏慌張、看王秀才已被殺了、不是店家殺了是誰、知州也決斷不開、只得把兩人多用起刑來、李彪終久是衙門中人、識熬煉、又受得刑起、張善是個經紀人、不曾熬過這樣痛楚的、當不過了、只得供招道、是小人見財起意、殺了王秀才是實、知州取了供詞、將張善發下了囚牢中、申詳上司發

言李彪保候聽結、且說王惠在濟寧飯店前歇、等李彪到了、一同訪緝、第二日等了一日、不見來到、心裏不耐煩起來、同到閘河來問消息、到得店中、只見店家嚷成一片、說是王秀才被人殺了、却叫我家鬧了個刑、王惠只叫得苦、到房中看看家主王爵頸下發刀已[illegible]了、兩截了、王惠號咷大哭了一場、急簡點行李、已不見了銀子八十兩、金首飾二副、王惠急去買副棺木、殯殮了屍首、恐怕官府要相認、未敢釘蓋、且就停在店內、揀個座位、朝夕哭奠、已知張善在獄、李彪保候、他道這件事一來未有原告、二來不曾報得

失賍，三來未知的是張善謀殺，下而官府未必有力量歸結，報得寃仇。須得上司告去，纔得明白。聞知察院許公善能斷無頭事，恰好巡按到來，遂寫下一張狀子，赴察院案下投告。那个察院就是河南靈寶有名的許尚書襄毅公。其時在山東巡按，見是人命重情，批與州中審解。州中照了原招，只坐在張善身上，其賍銀旣追，張善當官枷打，雖然一口應承，不見了王惠，私下對他着實叫屈，且訴說那晚門響撞見李彪的光景。連王惠心裏也不能無疑，只是不好指定了那一个，一同解到察院來。許公看了招詞，叫起兩下

一問多照前日說了一番說話許公道既然張善還扳着李彪如何州裏一口招了張善道小人受刑不過只得屈招其實小人是屋主些小失脫還要累及小人小人道讀怎敢公然殺死了人藏了財物小人待躲到那里去那日門開時小人趕起來只見李彪撞進來的恰剛不是李彪却拔着小人身上李彪道小人是个官差州裏打發小人隨着王秀才緝賊的這秀才是小人的干係殺了這秀才怎好回得州官況且小人掉了腰刀轉身來尋的進門時手中無物難道空拳頭殺得人巳後床頭纔取刀出來衆目所見的

此亦易見、根巡者只爲了事不顧人冤耳。

須不是殺人的刀了、人死在張善店裏、不關張善闘、誰許公叫王惠問道、你道是那一个、王惠道、連小人心裏也胡突、兩下多可疑、兩下多有辨說、不得是那一个、許公道、據我看來、兩个多不是、必有別情、遂援筆判道、

李彪張善、一爲根尋、一爲店主、動輒牽連、首殺人以自累乎、必有別情、監候參詳、

當下把李彪張善多發下州監、自已退堂進去、心中只是放這事不下、晚間朦朧睡去、只見一个秀才同着一个美貌婦人前來告狀、口稱被人殺死了、許公

[illegible]正[illegible]言事婦人口中說出四句道

無髮青青、彼此來爭。
土上鹿走、只看夜明。

許公點頭記在、正要問其詳細、忽然不見、喫了一驚、颯然覺來、乃是一夢、那四句卻記得清清的、仔細思之不解其意、想道婦人口裏說的首句、有無髮二字、婦人無髮、必是尼姑也、這秀才莫不被尼姑殺了、且待明日細察、再看如何、這詩何必有應驗處、次日升堂、就提張善一起、再問、人犯到了案前、許公叫張善起來問道、這秀才自到你店中晚間只在店中歇

宿的麽、張善道、自到店中、就只留得公差與家人在店歇宿、他自家不知那里去過夜的、直到這晚、因爲頂人多差往齊寧府、纔來店歇宿、就收役了、許公道、他曾到本地甚麽菴觀去處麽、張善想了一想道、這秀才初到店裏、要在僻靜處閒步散心、曾同了小人尼菴內走了一遭、許公道、菴內尼姑年紀多少、生得如何、張善道、　个少年尼僧、生得美、貌、許公點首道、事有因了、又問道、尼僧叫得甚名字、張善道、叫得真靜、許公想着、拆察道、是了是了、夢中那兩句、無髮青青、彼此來爭、無髮二字、應了尼僧、下面青字、配着个

爭字可不是个靜字這人命只在這貞靜身上就寫個小票掣一根簽差个公人李信速拿尼僧貞靜解院李信承了簽票竟到菴中來拏貞靜慌了問是何因李信道察院老爺要問殺人公事非同小可貞靜道爺爺呀小菴有甚殺人事體李信道張善店内王秀才被人殺了說是前有你這里走動的故來拿你去勘問貞靜驚得木呆心下想道怪道王秀才這兩晚不見來元來被人殺了苦也苦也求告李信道我是个女人不出菴門怎曉得他店裏的事脚頭怎生可憐見替我回覆一聲免我見官自當重謝李信道

察院要人、豈同兒戲、我怎生方便得與薛見、李信不肯、嬌啼宛轉、做出許多嬌態來、意思要李信動心、拚着身子陪他、就好討个方便、李信雖知其意、懼怕衙門法度、不敢胡行、只安慰他道、況與你無干、見見官去、自有明白、也無妨礙的、[illegible]就去與探、只得跟了、解到察院裏來、許公一見與薛[illegible]、道是了是了、此即夢中之人也、煞恁奇怪、叫他[illegible]在案薛、問道、你怎生與王秀才通奸、後來便怎生殺了、你從實說來、我不打你、有一句含糊、就活敲死了、滿堂皁隷雷也似吆喝一聲、薛年紀不上廿歲、自不曾見官的、

膺子先嚇壞了、不敢隱瞞、戰抖抖的道、這个秀才、那一日到菴內遊玩、看見了小尼、到晚來他自拿了白銀一錠、求在菴中住宿、小尼不合留他、一連過了幾日、彼此情濃、他只許小尼道店中有幾十兩銀子、兩副首飾、多要拿來與小尼、這一日說道有事幹、晚間要在店裏宿、不得來了、自此一去竟無影響、小尼正還望他來、怎知他被人殺了、許公看見真靜年幼形容嬌媚、說話老實、料道遊奸是真、須不會殺的人、如何與夢中恰相符合、及至說所許銀兩物件之類、又與告贓不差、躊躇了一會、問道秀才許你東西之時、

有人聽見麽真靜道在外邊說的話沒人聽見許公道你可曾對人說麽真靜想了一想紅了臉低低道是了是了不該與這狠廝說這秀才若然是他殺了許公拍案道怎的說真靜道小尼該死到此地位瞞不得了小尼平日有一个和尚私下往來自有那秀才在菴中不招接了他這晚秀才去了他却走來問起與秀才交好之故我說秀才情意好他許下我若干銀兩東西所以從他和尚問秀才住處我說他住在張善大店中和尚就忙忙的起身去了這幾時也不見來想必這和尚走去就把那秀才來殺了論

公道、和尚叫甚名字、真靜道、叫名無塵、許公聽說道、和尚之名、跌足道、是了、是了、土上鹿走、不是塵字麽、他住在那寺裏、真靜道、住光善寺、許公就差李信去光善寺喚拿和尚無塵、分付道、和尚幹下那事、必然走了、就拿他徒弟來問去向、但和尚名多相類、不可錯悞生事、那尼僧曾說他徒弟名字麽、真靜道、他徒弟名月明、住在寺後、當時公掀髯道、一發是了、夢中道、只看夜明、夜明不是月明麽、一个个字多應了、但只拿了月明、便知端的、李信領了密旨、去到光善寺拿無塵、果然徒弟回道、師父幾日前不知那里去了、拿

信問得道徒弟就是月朗、一索拿了、押到公庭、許公問無塵去向、月朗一口應承道、他只在親眷人家、不要驚張、致他走了、小的便與公差去拏出來、許公就差李信押了月朗、出去訪尋、月朗對李信道、他結拜往來的親眷甚多、知道在那一家、若曉得是公差訪他、他必然驚走、不若你扮做道人、隨我沿門化緣、訪得的當、就便動手、李信道、說得是、當下扮做了道人、跟着月朗、走了幾日、不見蹤跡、來到一村中人家、李信與月朗進去化齋、正見一个和尚在裡頭喫酒、月朗輕輕對李信道、道和尚正是師父無塵、李信悄對

去叫了地方把牌票與他看了一同闖入去李信一把拏住無塵道你殺人事發了巡按老爺要你無塵說着心慌了手脚看見李信是个道粧叫道齊公我與你並無寃仇何故首我李信撲地一掌打過去道我把你這瞎眼的賊禿我是齊公麽掀起衣服把出度牒來道你睜着驢眼認認看無塵曉得是公差欲待要走却有一夥地方在那里料走不脫軟軟地跟了出來看見了月朗罵道賊弟子是你領他到這里的月朗道官府押我出來我自身也難保你做了事須自家當去我替了你不成李信一同地方押了

冥若有怙尼姑亦是許恨

無塵、候候許公升堂、解進察院來、許公問他為何殺了王秀才、無塵初時抵賴、只推不知、用起刑法來、又叫尼姑真靜與他對質、真靜心裡也恨他、便道王秀才所許東西、止是對你說待他、不曾與別个講、你那時很很出門、當夜就殺了、還推个黑李信又要他在路上與徒弟月明互相埋怨、許公叫起月明來、也要夾他、月明道、爺爺奈、無塵如今首飾銀兩還藏在寺中箱裡、只問師父便是、無塵見滿盤托出、曉得枉熬刑法、不濟事了、遂把真情說出來道、委實一來忌他占住尼姑、致得尼姑心變了、二來貪他

這些財物、當夜到店裏去殺了這秀才、取了銀兩首飾、是實、畫了供狀、押去取了八十兩原銀、首飾二付、封在曹州庫中、等待給主、無塵問成奸罪、尼姑逐出菴舍、贖了罪、當官賞爲民婦、張善李彪與和尚月朗俱供明無罪、釋放寧家、這件事方得明白、若非許公神明、豈不枉殺了人、正是

兩條命途乖、　相遭各致猜、
當知殺人者、　原自包中來、

當下王惠當領贓物、謝許公、不肯道你家兩个主人俱死了、贓物豈是與你領的、你快去原籍叫了主人親

兒子來、方准領去、王惠只得抑頭而出、走到張善店裏、大家吁一聲、悔氣虧得青天老爺、追究得出來、險害了平人、張善燒了平安紙、反請王惠李彪喫得大醉、王惠次日與李彪說、前有个兒弟到家、後小主人此時將到、我和你一同過西去迎他、就便訪緝去、李彪應允、王惠將主人棺蓋釘好了、交與張善看守、自已收拾了包裹、同了李彪、望着家裡進發、行到北直隸開州長垣縣地方、下店喫飯、只見飯店裡走出一个人來、却是前日家去的王恩、王惠叫了一聲、兩下相見、王恩道、兩个小主人多在裡面、王惠進去、與

一年一變、哭說兩位老家主、多沒有了、備述了這許多事故、四个人抱頭哭做一團哭了多時、李彪上前來勸、三个人却不認得、王惠說這是李牌頭、州裡差他來訪賊的、勞得久了、不得影踪、今幸得接着小主人、做一路兒行事、也不用了、目今兩棺俱停在開河、小人原臣小主們將到、故與李牌頭迎上來、貴州庫中、現有銀八十兩、首飾二副、要得主人們、親到纔肯給領、只這一項盤纏、兩个棺木叫去勾了、只這五百兩一匣、未有下落、還要勞着李牌頭、王恩道、我去時官人尚有借多銀子、怎只說得這些、王惠道、銀子盡

天使之也

是大官人親手着落、前日我見只有得這些發出來。也曾疑心問着大官人、大官人回說我自藏得好、到家便有、今大官人已故、卻無問處了、玉愚似信不信、來對一阜一蔞說、許多銀兩、豈無下落、連王惠也有些信不得了、小主人記在心下、且看光景行去、道路之間、未可發露、五个人出了店門、連王惠李彪、多回轉腳步、一起走路、剛剛河來、正行之間、一陣大風、起處捲得灰沙飛起、眼前對面不見、竟不知東西南北了、五个人互相牽扯、信步行去、到了一个村房、方纔歇了足、定一定喘息、看見風沙少靜、天色明朗了、

个酒店、買碗酒喫再走、見一酒店中止有婦人
在内王惠擡眼起來、見了一件物事、吽訝奇怪、即扯
着李彪、寄客説道、你看店桌上這个匣兒正是我們
放銀子的、却何却在這裏、必有緣故了、一臯一變與
王恩多來問道、説化麽、王惠也一一説了、李彪道這
等我們只在這家買酒喫、就好相脚手、詳問他一齊
走至店中、分兩个座頭上坐了、婦人來問客人打多
少酒、李彪道、不拘多少、隨意盪來、王惠道、你家店中
男人家那裏去了、婦人道、我家老漢與兒子瓶哥、雅
日去討酒錢、今日將到、王惠道、你家姓甚麽、婦人遂

我家姓李、王惠點頭道、慚愧也有撞着的日子、低低對衆人道、前日車戶正叫做李旺、我們且坐在這里喫酒、等他來認、五个人人齊簇簇前、只等拿賊、到月西時、只見兩个人跟蹤躡跡、走進店來、此時衆人已不喫了酒、在店門坐、那兩个帶了酒意、喝道、你每一起是甚麼人、王惠認那後生的、追一个、正是車戶李旺、走起身來、一把扭住道、你認得我麼、叫人齊聲和道、我們多是拿賊的、李旺擡頭認得是王惠、先自軟了、李旺身邊取出牌來、明開着車戶李旺盜銀之事、把出鐵鍊來、鎖了頸項、道我每只管車戶裡打聽、你

劉彩在這里賣酒連、老兒也走不脫、也把繩來拴了、李彪熬久是衙門人手段、走到竈下、取一根劈柴來、先把李旺打一个下馬威、問道銀子那里去了、李旺是鐵皮賊骨、一任打、有只不開口、王惠道、匣子贓證現在、你不說須着怎樣兒施爲、問那店裡婦人、一眼估着竈前地下、只管努嘴、元來這婦人是李旺的繼母、李旺見很、不把娘來看待、這婦人巴不得他敗露的、不好說得、只做豬號、一斗一變看見、叫王惠道、且慢着打、可從這地下掘看、王惠掉了李旺、奔來取了一把厨刀、依着指的去處、挖開泥來、泥內十塊白鏹、

王惠喊道在這里了王恩便取了匣子走進來將數只記件數放在匣中一阜一夔將紙筆來寫个封皮封記了對李彪道有勞牌頭這許多時今日幸得成功人贓俱獲我們一面解到州裡發落去李彪又去叫了本處地方幾个人一路防送一直到州裡來州官將銀當堂驗過收貯庫中候解院過同前銀一并給領李彪銷牌記功就差他做押解將一起人解到察院來許公陞堂帶進稟說是王秀才的子侄一阜一夔路上適遇盜銀賊人同公差擒獲一同解到事情送將李旺打了三十發州問罪同僧人無塵一併

此雖詐亦有裨於世學

紀年李旺父親年老云云稱一身二擁當堂同遞領狀、求批州中同前入庫贓物、一併給發、許公准了、據起取來看見一舉止變多少年俊雅、問他作何生業、說多在學中、許公喜歡、分付道、你父親不安本分、害死他鄉、幾乎不得明白、虧我夢中顯報、得了罪人、今你每路上無心又獲原贓、似有神助、你二子必然有福、今將了銀子回去、各安心讀書向上、不可效前人所爲了、二人叩頭流淚、就禀說道、生員每還有一言、父親未死之時、寄來家書、銀數甚多、今被賊兩番所盜、同貯州庫者不過六百金、據家人王惠所言、此外

止有二樁宿頓飯店、並無所有、必有隱弊、乞望爺下州中推勘前銀下落、實為恩便。許公道、當初你父親隨行是那个、二子道、只有這个王惠。許公便叫王惠問道、你小主說你家主攜銀兩甚多、今在那里了。王惠道、前日有許多銀兩、多是大主人王曾親手搬弄、後來只剩得這些上車、小人當時疑心、就問緣故、主人說我有妙法藏了、但到家中、自然有銀、今可惜主人被殺、就沒處問了、小人其實不曉得。許公道、你莫不有甚欺心藏匿之弊麼。王惠道、小人孤身在此、途路上那里是藏匿得的所在、況且下在張善店中時、

主人還在止有得此行李與檐木是店家及推車人公差李彪眾目所見的小人那里存得私許公道前日王祿下檐時你在面前麼王惠道大主人道是日辰有犯不許行見許公笑一笑道這不干你事銀子自在一處取一張紙來不知寫上些甚麼叫門子封好了上面用顆印印着付與二子道銀子在這裡頭但到家時開看即有取銀之處了不可在此擔擱又生出事端來二子不敢再說領了出來回到張善店中看見兩個靈柩一齊哭拜了一番哭罷取了院批的領狀到州中庫裡領這兩項銀子州官原是同鄉

有官不想湊拾便是大幸

周全其事、衙門人不取物揣一些不少、如數領了、到店中將二十兩謝了張普、一向停柩、且累他喫了官司、就央他寫願減實事戶帖、運兩柩回家、明日買辦一分奠了兩柩、祭物多與了店家與車脚夫、隨即起柩而行、不則一日、到了家中、舉家號哭出來接着、

雄糾糾兩人次第去、　四方方兩柩一齊來、
一般喪命各因色、　論果何嘗只爲財、

此時王爵王祿的父母、俱在堂、連個公公歲貢知縣、也還康健、聞得兩个小官人、各換着父親棺柩回來、大家哭得不耐煩、慢慢說㸃彼中事體、致死根繇、及

公判斷許多緣故、合家多感戴許公問得明白、不然、幾乎一命也沒人償了、其父問起餘銀、一星一毫、道因是餘銀不見、稟告許公、許公發得有單、今既到家、可拆開來看了、遂將前日所領印信小封一齊拆開看時、上面寫道、

銀數既多、非僕人可匿、爾父云、藏之甚秘、必在棺中、若慮開棺時、決能見焉、照

看罷、下惠道、當時不許我爺看、二官人下棺、後來蓋好了、就不見了許多、銀子、想許爺之言、必然明見、其父道、既給了執照、況有我為父的在、開棺不妨、即叫

鬼老正是寄什之征

王惠取器械來、輕輕將王爺棺蓋撬開、只見身尸之傍、周圍多是白物、王惠叫道、好个詐命、若是別个昏官、連王惠也造化低了、一隻一隻大家動手、盡數取了出來、眼同一兌、足足有一千五百兩、內有一千另是一包、上寫道、還父明原銀、亦包多寫一隻一隻均分、合家看見了這个光景、思量他們在外邊的苦惱、一齊慟哭不禁、仍把棺木蓋好了、銀子依言分訖、那个老知縣出去、公見說着察院給了執照、開掘見銀之事、討枝香來、點了、望空叩頭道、虧得許公神明、仇陀得脫、銀又得歸、顯他神謀無礙、子孫受享、舉家頂

數千萬可見世間刑獄之事許多隱昧之情一些造次不得的有詩為證

世間經目未為真　疑似從來易枉人
寄語刑官須仔細　獄中儘有負冤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一終